

中文系教授周彥文 VS. 中文系教授高柏園 從李白窺見大唐

一流讀書人

文字／鄭文媛整理、攝影／張令宜

李白是盛唐時代著名詩人，其詩作中時常顯露出自由逍遙、豪邁不羈的俠客精神，讓人心嚮往之。但同時這位「詩仙」也是謎樣出身：不談論自己身世、不曾立傳自述、離家不返、四處飄蕩等等。

本書以李白為主角，將盛唐為舞臺，且兼備文史內容，為我們細細探究李白人生全貌，瞭解詩國英雄的心靈世界。

因此，本刊特邀中文系教授周彥文、高柏園，針對本書所提到的李白觀點進行對談，不僅探討書中的寫作體例，兩人更以自身學術專長為我們解構李白，顛覆我們對李白的想像與瞭解，並提及在此書中，描繪出盛唐時代的生活風貌。

記者：作者花很多篇幅描寫當時背景後，才慢慢導入開始運用人物對話側寫李白，請問這樣的寫作方法算是新的突破嗎？

中文系教授周彥文（以下簡稱周）：以體裁創作來看雖然不是創新，但作者突破的是，轉換大家對李白的刻板印象。他不從「盛唐的代表性詩人」描述，也並非以傳記角度出發，書中提到李白的作品數量不多，更沒有放著名作品，看來是無意介紹作品。我想，這本書並不是只把李白定位成盛唐代表詩人，而是藉由李白這位人物表現出該時代的生活層面，呈現盛唐時代縮影。由於李白本身生命豐富：從謎樣的出生、身世，加上他的知名度，堪作該時代的典範。所以，本書不但是傳記式小說，還是李白的心靈獨白、盛唐時代歷史縮影等。從文學角度並不是創新，但作者巧妙地以唐代人文生活背景來襯托李白這位人物，這點倒是比較特殊的。

中文系教授高柏園（以下簡稱高）：如同周老師所提，這樣的寫作方式如同〈靜夜思〉一詩中，以烘托情境方式來描述月光讓讀者感受，也就是有景有人似同電影運鏡手法，呈現出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意境。我常認為，孩子看動漫或是電影是可以寫詩的，因為這兩者都是以景帶人的過程。

從本書中，我們通過李白去看盛唐時代情境，是從個人生活著手而不是直接講歷史，從這角度就具有較高的生動性；相對來說也許會稍微失望，以為是要去談李白，結果好像對李白的瞭解與描述相對沒有那麼豐富。或許第二本、第三本會描述李白較多

，但我和周老師的看法一致，本書是用一個人的背景將那時代環境烘托出來，如同《清明上河圖》一樣，從背景烘托出時代意義。另個角度來看，當時文化鼎盛、各民族間的交流和文化衝擊及互換性較多，幾乎與現在社會是相對應。

我們不要認為傳統的中國是封閉的，其實在唐代是非常開放和多元，這可能是讓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元素之一。

記者：作者似乎以片段方式和歷史面去看這個人物在當時的交流情況，延伸來說，若從歷史考據來看，是否會導致讀者閱讀的時空錯亂，亦或是增加趣味性？

高：主要會和讀者的期待有點落差，因為從書名看時，讀者可想像就是要談李白，但作者的寫法有點像百科全書，從這方面來看似乎是創新模式，沒人這樣寫過。也是因為沒人寫過，代表這是嘗試，利用這種模式，作者表現出文化史的趣味。對讀者來說可能是種享受，可讀到很多東西；但純粹想看小說時就會是負擔，因為正當有趣時，突然轉為考據，閱讀熱情容易被澆熄。我覺得，這要看作者的用意，如果他是要透過李白，敘述唐朝文化和背景這一定是可行的，但這種作法可能和讀者間有緊張和張力，不過好玩的是可以刺激你，因為傳記不一定要那樣寫！不過我比較擔心的是，若一個人什麼都懂時，在深入時會較困難。但也無所謂，因為此書本來就不是學術性作品，只要讓我們初步瞭解，使大家有興趣，這本書就具備價值了。

周：閱讀時是否錯亂，見仁見智。但我在閱讀本書時是會有停頓感。一般在看小說時，讀者都希望能順暢易讀，但閱讀本書時的流暢度確實會受到影響。如果對比林語堂的《蘇東坡傳》，那本是扎實、簡潔、收錄許多詩詞，且鼓勵性較高，可以持續地閱讀，就是傳統的傳記寫作方式。不過，本書好玩的地方是：到處穿插唐代的歷史考據。書中我覺得最經典的是，李白和慈元收帳那段，不是單純的收帳，會介紹辟穀的名目、說明驛卒為何稱之健兒、描寫李白身上經常佩劍原因後說到丁零奴鑄劍過程，再講回李白，還解釋租庸調法制度後，又回到故事情境，問到慈元那匹驢子上的烙印時，又開始講烙印的來源，而後又跳到起霸虎，討論民間的風土民情等等。換言之，書中不斷地穿插情境、考據、對白，也就是提到什麼就開始說明，如李白拔劍時講劍，驢子過來時講驢。在閱讀上碰到旁支內容時，思緒上真的會被打斷。但對讀者到底好不好？見仁見智。有人覺得反而可以吸收許多知識也無妨；若以傳統寫作面來看，可能會失望。

這本書層面很廣，有提到道教、佛教、制度、民俗、歷史等，作者以各種層面綜合出大唐文化的面貌後，當縱看橫切面時，就能得知唐代包羅萬象的內涵。我覺得作者厲害的是，開創傳記體例的寫作，因為從來沒有人是這樣寫傳記。雖相似於黃仁宇的《

萬曆十五年》，那是以考證張居正呈現大歷史面貌，加上張居正是政治人物，所以書中提到的政策制度推動和說明，都是順理成章的。

但閱讀本書前，讀者是完全不會預期這裡會提到租庸調法等，作者加入許多歷史考證內容非常特別，並且藉由傳記去呈現整個時代風貌，所以我認為是新傳記體例的開創，但我看除了張大春應該沒人能再寫出這種作法。張大春曾說，「這十幾年來，除報章雜誌外，沒讀有標點符號的書。」或許就是他在閱讀古書同時，將原本沒有預期的內容，實質自然內化於本書中，呈現出特殊的體例作品。

記者：本書揣測，李白其實並不是大家所想的，他可能殺人、為了做官而娶妻等，這樣是否減損他的地位，或是讓我們更瞭解李白？

高：首先，先暫時不要管李白是誰，先把他當作一個人看，所以他會有七情六慾，少年時期一定也會輕狂，例如夜衝遊玩等，我們可能衝完和玩樂後就過了，但李白是可以衝出創意作品的。從這來看，就可以瞭解一個人的生命成長過程，他可能墮落，也可能昂揚，也會有失意，也會有快樂，也因為這樣，才能把李白看作「真正的人」。我們過去所看到和理解到的李白都是片面的，從本書中才能從真實瞭解，不是從抽象和想像去理解。

而另一個意義來看：李白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條件，在當時環境中應是少數。雖說唐代詩人多，但請想想看，以我們上一代為例，讀書的普遍率和真正能寫字的比率並不是這麼高。以李白這種條件在當時應算貴族，當時國際化過程中，李白的游牧民族性格就會帶進他的作品裡和生活中。舉例來說，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操、背景生活，以及民族性都有一點關係，讓他的作品顯得不一樣。因此，從這角度想，本書可以將李白的神聖感消除，讓我們知道把一個人看得很完美，還不如把他放在人間，就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慾、生命中喜樂摻半的人。

我們以為李白是在天上，但事實上他在人間，只是李白能從日常生活中，磨練出特別的意涵，創作出特別的作品。所以，從這樣來看，在人間，還能將生命維持豪情才是可貴的，也才是最真實可愛的。

這本書並不是學術性著作，但知識性層面很豐富，作者在寫這本書的同時，一方面是小說家臉孔，另一方面是大學者的姿態，這兩種形象對比太強烈，所以這種寫法功力很高，一般來說，以後要這樣做的人大概也難，因為，現在是分科專業教育，文、史、哲、地理等都是分開的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我們要去寫有雜家味道的東西，統合的能力是不夠的。以中文系學生寫武俠小說為例，在不知道奇經八脈、武術的情況下

，要怎麼寫呢？所以，不應該只是累積知識和專業，應是要豐富生命，倘若生命不豐富，是不容易寫武俠小說的。相對來看，作者的生命豐富性很強，這樣的生命豐富性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

周：我覺得這是種解放，因為有人認為他是完美的，是我們一輩子都達不到的境界。但透過本書知道和感覺到李白就是「活的人」，而不是「死的仙」，是與我們接近的平凡一面。至於是否會減損他的地位，我倒認為是將我們提升，說明人人的平凡面並非不堪，反而可接受自己的平凡，並認知大家都有平凡面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刻意避開收錄詩作，雖有酒的背景但不強調李白喝酒情境，而是談到劍和流浪。在考據李白身世、探討他經常往返四川原因、討論李白在長江沿岸收錢、不上班卻能千金散盡還復來等種種緣由，這些史實是作者先將李白的流浪性格和經濟來源結合起來後，再談身世；這樣從周圍著手再討論李白個人的方式，我覺得這樣很好。

作者應該考慮過「李白本身元素」的問題，首先是詩，再來是酒、劍、流浪、瀟灑豪情性格等。在這些元素中，作者是經過安排強調想表達的內容，他把李白最著名的詩作和酒放在最後，把大家不太注意的題材放在前面，補足了大家比較忽略的內容。這樣安排，會讓讀者更瞭解除了李白的詩、酒和個人性格等，也能拼湊出更完整的李白；緊接著，再藉由李白擴大到整個唐代。高老師講到一點很棒，就是把李白當作「人」來看而不是當作「仙」看，這樣的呈現很棒。

所以，這是作者有計劃性的寫作模式。而我想說的是，當我在閱讀時，覺得作者的這樣寫法會有些危險性，第一，作者文學修為深厚且才氣一流，並對唐代知識掌握度高，假使有人模仿的話，可能會把筆下的人物寫死，而且穿插其中的考據內容也容易僵化；第二，書中提到的考據內容是否就是真正的歷史，值得探究，因為作者是知名作家，雖獲得大家信任，但真正的歷史是什麼？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。書中未完整說明其引用的考據資料，因此，他寫得內容有時是虛構有時是真實，但作者必須用想像和虛構，才能將李白拼湊起來，讓讀者一窺他的全貌。所以，讀者仍須深思和判斷，可以輕鬆的心情閱讀，但做為學術研究時仍需嚴謹判斷，否則可能會錯誤引用。

記者：會不會將這本書應用在教學或研究方面上呢？

周：我是把這本書作為文學課程的指定參考書，每班都會有一組同學上臺報告本書，但同學們的反應都很淡定。儘管是指定書，但看的學生不多，從其中一組的回饋得知，他們看第二遍才能讀懂。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閱讀習慣仍從故事角度來看，但本書的故事性不強，加上內容有很多考證，從書名來看，是有熟悉感且每個人都認為傳記是有趣的。但事實上並不是容易閱讀，雖然書名大眾化，但我個人覺得買回去讀真

的感興趣的人不會很多。

會選擇本書為指定書是想讓學生看看傳記有不同的寫法，原來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也有另外一面。另一方面，作者書中提到的詩都是配合他要敘述的內容。對中文系來說，作者選的作品大部分都沒念過，因為中文系讀的詩作大多屬於表現型，強調特別的表現手法或強烈的情感，會較偏思緒性和思考性的成分。讀者會認為在本書中安排的詩作比較不是李白代表性的作品，但我想這是作者刻意安排，在選詩上他是逐漸配合內容，而不是為了詩。雖然李白的抒情詩寫得很好，但是作者就是不放。盛唐詩的特色是平易近人，所以李白會有很多琅琅上口的詩作。

我認為，作者可能會覺得那樣的作品沒辦法搭配本書的深度和情境，以及他想要的感覺，因此他捨棄比較流暢、敘述邏輯上很順暢的作品，讓讀者瞭解不一樣的李白。

高：目前沒有，因為我的課和周老師不一樣，他是比較文學為主，我的則是偏向介紹哲學，所以沒有介紹這本書。但周老師說的一點很重要，如果以這本書來看，當我們在談文史哲時，其實這三個是不分家的，而這本書中，有提到「文」、有「史」，也有思想的分析和想法等，這是本整合性滿好的一本書，所以閱讀起來就會滿有趣的。

像我們常談的「天龍八部」一詞，其實就是佛教名詞，但我們受故事吸引，那就會變成較流行、大眾的名詞。這本書要成為大眾閱讀的書比較難，因為相對來說知識性滿強，但若作為大學生做文、史、哲等的訓練是滿好的，有具體的情境比較能夠做補足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預設立場，先讀就對了！

對談人的特別推薦

高柏園認為：某個層面來看，閱讀時不流暢的LAG會有好處，讓我們有時候不要太享受讀書讀太快，像讀言情小說，一下子就快樂地讀完了，可是愉快後好像就沒了。因此，偶爾讓我們適度地停下也有好處，讓我們稍微離開那個情境，有一點反省去思考。以這本書來看，我想要建議學文創的人應該要來讀這本，你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對文化才有豐富性、全面性的掌握，且敏感度會增加。文創就是在生活中，若作為文創的教材滿好的，不會那麼枯燥且又兼具全面性。這本書不是純粹文學、哲學或思想，作者使它們之間能夠相連。我認為最該讀本書應是商科學生，這可讓他們對社會做全面的瞭解，如何銷售商品、經營企業等。然而，我想本書對這代年輕人讀者的吸引力可能不強，畢竟現今閱讀習慣和訴求已不相同。

周彥文認為：如高老師所說，這本書可以引導我們看到不同的面向，把李白當成一個

人來看。

讀這本書可以擴展自己的閱讀領域和解析能力，讓我們不要對一個人的解釋定於「一尊」。你會發現，這樣的不同可能也不錯，這就是一種顛覆。

對我來說，我覺得我看到一種新的寫作體例，這本書的詮釋性很強，學識部份也很高。每個人所閱讀的，和吸收的內容是不一樣的，你自己覺得得到什麼就會是什麼。

重點是閱讀這本書時，是一定會有所獲得，不管是好是壞，甚至覺得難讀也是一種收穫！

而這本書的基礎是以商業和經濟活動所構成，讓我們一窺唐代生活脈絡，瞭解當時的文化風貌，高老師講得沒錯，讀商科學生看這本書會對商業文創有所啟發。

張大春創作動機

少年李白，是商人之子，家庭背景使他不能參加科舉考試，流連市井，不知未來。但少年李白，尚未闖蕩長安，一個沒有顯赫家世、快意俠客的少年郎，卻改變唐詩，又被一個時代改變了人生而名滿天下，而詩人李白，總是刻意含糊其身家來歷，身世如謎。儘管唐朝人向來以喜歡攀附名門冒充世家出名，但李白謎樣的身世，究竟原因為何？這些讓熱愛中國詩詞的張大春鍾情李白，決定以小說體例，結合歷史考據為李白尋找身世、探其詩作不與時人彈同調之因、揭大唐盛世背後隱藏的成名焦慮與名利夢。

2015/05/18



中文系教授周彥文談大唐李白。（攝影／張令宜）



中文系教授周彥文 vs. 高柏園 從李白窺見大唐。（攝影／張令宜）



中文系教授高柏園談大唐李白。（攝影／張令宜）